



07686

西河合集
國風省篇目

卷全

敎篇
風篇
采蔡篇
邶篇
凱風篇
二子乘舟篇
鶉之奔奔篇
河廣篇
黍離篇
叔于田篇
手篇
又雞鳴篇
十畝之間篇

國風省篇

柳名篇
采芣篇
何彼穠矣篇
擊鼓篇
式微篇
鄘柏舟篇
載馳篇
伯兮篇
緇衣篇
大叔于田篇
雞鳴篇
又雞鳴篇
鴉鳴篇



西河合集序目

續國風省篇

卷一

續詩傳鳥名

卷二

續詩傳鳥名

卷三

續毛詩寫官記

卷四

續詩傳鳥名

卷五

續詩傳鳥名

卷六

續詩傳詩札

卷七

續詩傳詩札

卷八

續詩傳詩札

卷九

續詩傳詩札

續詩傳詩說駁義

卷十

續詩傳詩說駁義

卷十一

續詩傳詩說駁義

卷十二

續白鷺洲王客說詩

卷十三

續白鷺洲王客說詩

卷十四

續白鷺洲王客說詩

蠡吾李塉曰此先生初避人時釋詩本也先生少年

即避人出門佺佺無攜書并無筆札思諸經惟毛詩

易解且易于記憶因据胸腹所見者先為釋詩而第

以道路憑臆引書多恍惚不記原文其大略可信則

國風省篇卷首

引之不可信即置之且必鍛鍊改易以成其詞故假

為問答借作往復主客辨論比之韓魯之為詩且有

進焉或曰先生解經必扶其積滯而發其宿蝕凡諸

已明者不復再較故鄭衛淫詩前儒早已明辨之而

先生以俗儒膏肓偶于白鷺洲徐申其說近且有斥

三百以調儒說者謂三百皆偽詩悉漢武後諸儒轉

輯而成非夫子所刪舊文故雜攙淫詩于國風之間

先儒之淫之非過也則欲回護一儒說而寧廢古經

俗學之用心亦狠矣往以此質之先生先生曰其言

倡于王柏而明初程敏政刪改劉歆傳以附會之然

而無患者子不觀白鷺洲說詩語乎夫鄭衛之所謂
淫者皆春秋諸大夫所賦之以見志者也夫春秋諸
大夫已賦之而謂漢始僞爲之人不信矣特予所傳
諸釋詩有感于宋人之說而徒以行世之久未能改
者凡數端焉璿曰何曰十畝之間兮而以爲淫奔此
感也鴟鴞東征也而以爲避居于東又感也衛風本
成王封衛康叔而以爲武王所封又感也卽有邵家
室此姜嫄武功之驗也而以爲卽太姜瑯琊之驗又
感也凡此皆先生授詩時親爲璿言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齊于
又字千稿
金敬致正夏
凄北鵬北漢較

國風省篇

舊刻無稱名篇另有自叙與此不同

顧茂倫評曰旨精文雋趣替義昭是豈匡鄭之微辭抑亦向歆之孰製

叙篇

毛姓隨兄萬受尚書畢去愛他經因受詩時避人壁中得竊聞時賢往來所論詩自河間北海下及漢魏晉唐宋諸家以暨所為古燕齊韓魯紛紛之說且旁

國風省篇

極名物叅博野稗爰有舊義所未安者為合綜所聞轉相論述著聞詩說辭合如千篇而惜乎亡之涉江以後頗行瀨中既經胠篋重以畀虜辭中可記獨國風耳餘何有之矣友人張杉迨予記憶因漏就闕補飾成文合而計之得如千篇初名問答以其中起義多假詔諷發疑文也然而其名侈焉因復改今名其請改今名者臨安陸圻先生也

稱各篇二

毛姓曰省篇者自省也聞詩而有省夫齊魯韓三家已極備漫悲而為之說者自漢迄今抑何侈也吾畢

去其說而僅取乎避人之所偶聞者著而爲之篇夫以古之人之說之奢滯煩縷窮麗絕博而吾去勿取則亦省矣且夫國風十有五吾曩所傳者如干篇也今得如干焉又省矣曰凡吾之所爲如此者則皆以省憶而得之者也

風篇三

夫詩也而何以謂之風哉曰雨之及人也有形日與月仰之而可以指也霜者得睹其爲霜露者得睹其爲露惟風之及人也不可見不可見故其入微也且夫天將雨而棟宇則爲之蔽也雖有嚴霜不能越禪

國風有篇

一一

綬之衣太行之北民不見日月者惟風之來也無不入無不入故其感深也夫上所爲亦微矣而感之深夫民爲微言刺譏入無不決而聞之者猶以爲此飄揚之行無所得罪故曰風之材不惟諷也或曰國風有正變夫風則何正變也風之有貞滂方之行也居燕齊者其風敖居鄭衛者其風滂方限之矣故谷風習習不見可畏北風其涼難以爲德夫風而南北則亂亂者背也風而北南則治治者向也周召之政則行南也故其行自上而其風及下宣平之政則自南也故列國有風而王亦有風易不云乎先天之異

位于西南後天之巽位于東南非其概乎夫風無治亂必有治亂則其說似也而必曰北南之風爲正風南北之風爲變風是則陋也且夫風亦何定之有哉盛世之風和以愉亂世之風怨以哀其和者其時爲之矣其怨以哀則亦其時爲之矣故有聆之而獨樂其志者也有和動順成不可濫也有嘒哨也有賁盈奮起若折也吾固嘗驗之風矣夫風之不能有東南而無西北也是何也卽方爲之也然而抑不能有春夏而無秋冬則豈非以其時耶時而先王則其志懽時而後王則其志憂今夫當春風之吹溥汜而疏通

國風省篇

三

當之者泄泄然也其或不然清風而瀟涼焱風而滂其或悲風而蓬從不平其對之者則怒也悲可哀也惆悵而不得所願也然而四時之行矣乃曰春夏之風正風也秋冬之風變風也則不可信也

其志書 芣苢篇四

芣苢何也曰傷夫有惡疾也維韓詩之說固然而如何以知其說之必然也曰則吾以芣苢而知其然芣苢陵鳥也維列子亦云生于陵屯是爲陵鳥然而列子又云得水土之際是爲羝蟻之衣也而陸佃亦云芣苢陵鳥卽俗謂蝦蟆衣者然則芣苢其蝦蟆衣與

夫芣苢何以謂蝦蟆衣也舊云蝦蟆衣理患癩也葉而衣之癩可愈夫蝦蟆亦癩矣葉而衣之癩可愈得不謂之爲蝦蟆衣與故曰芣苢傷夫有惡疾也其惡疾癩也然而又何以知其然也曰昔劉峻辨命論云顏子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夫冉耕以惡疾死矣然而先儒曰冉耕癩夫癩惡疾也歌芣苢以惡疾也則癩惡疾與則芣苢傷惡疾與吾是以益知其然也彼列女傳云此蔡人之妻詩也有宋人之女妻蔡人也蔡人有惡疾而不去也故比曰彼芣苢惡且臭矣尚采之况君子惡疾也耶夫芣苢賦也而以爲比則

國風省篇

四

將以惡疾爲何疾與將以芣苢爲未可以治疾與芣苢之爲草也亦可知矣以芣苢爲果臭惡也與與惡疾比與此非韓詩說也則又不然也

與雲章曰韓詩列女傳誤以芣苢比惡疾緣不知惡疾是何疾固不識芣苢耳此曰芣苢治惡疾則芣苢惡疾均顯然矣韓詩有得所傳而仍見誤者如此詩與汝墳式微類

采芣篇五

采芣夫人親蠶也何以知之曰以采芣知之七月詩采芣祁祁彼蓋用之生蠶矣夫芣繁也以繁育生物故名芣亦曰茵陳矣茵陳者如茵陳也蓋藉也夫芣者所以生蠶故芣者亦所以藉蠶故曰采芣夫人親

蓋矣然何以知非爲祭祀也曰夫祭祀所用者爲菹
者也爲菹者藟蒿也鄭箋云豆薦藜菹爾雅云藜藟
蒿也焉有藟蒿而水生者乎今日於沼矣於汙矣且
曰於澗之中矣非藟蒿矣

何彼穠矣

春秋時詩也或曰文王時夫文王時太公
未封齊也安所得齊侯者哉且齊侯之女武王之元
妃也安所得武王之女復嫁之齊侯之子者哉且皇
甫謚云武王五男二女也夫元女既降陳矣王姬宜
媵也安所得武王之女更有所爲嫁齊侯之子者哉

國風省篇

五

故曰此春秋詩也春秋莊元年逆王姬矣秋築王姬
之館于外矣冬王姬歸齊矣所謂平王則平王也平
王之孫則桓王之妹也桓王故平王孫也所謂齊侯
則齊僖也齊侯之子齊襄也襄故僖子也故一則曰
平王之孫哉齊侯子哉再則曰齊侯之子哉平王孫
哉蓋譏之焉或曰齊侯卽齊襄則齊侯之子所爲齊
桓小白也小白固取王姬矣春秋莊十一年以共姬
歸齊是也然而莊王者則平王之曾孫也使王姬也
而莊之妹亦孫之子也孫之子必有爲其王父者必
稱平王焉是謬也使王姬也而莊之子也則孫之孫

也孫之孫而以爲平之孫謬不可訓也然而春秋之詩也而入二南曰此固非二南詩也夫昔者有誤入之二南者也

邶篇七

邶何也曰衛也衛則何以得稱邶曰夫不有入王都而稱幽冀者乎過江淮者以爲齊也生世家會稽曰吾越人未爲不可也以衛之詩之繁也而析名之名之以衛不可也名之以他國不可也則必更名之以衛而非衛也衛固今之邶邶亦昔之衛也則曰邶而已故衛則何不可以稱邶也夫衛固有邶亦有鄆然

國風省篇

六

猶幸猶有衛耳晉之稱唐也稱其昔唐而忘其所爲今晉也且晉之爲唐也亦猶幸獨有唐耳鄭之爲檜既有鄭復有檜鄆不得異邶而檜乃離鄭焉知所爲鄭也且夫衛之爲邶鄆晉之爲唐鄭之檜猶一地焉耳一地而古今各耳周公生西岐長而行南其東封則魯也晚乃居維每有事而居河渭之間今其詩曰幽也則猶之居故鄆者去會稽遠矣以其先之猶會稽各也而曰我會稽此以昔異居之名而名之者也異居之名猶名也然則舍晉而取唐析檜而離鄭去其今居而稱其世處苟可分名雖甚更施音移彼

猶有然者夫衛亦何不可稱耶也或曰得之耶者謂之耶得之邠者謂之邠夫燕燕莊姜詩也姜在衛耶人何得焉曰邠詩何也且載馳許穆夫人之詩也夫許穆夫人欲歸于衛而不可得也則必作之自許矣邠何也

擊鼓篇八

擊鼓非怨州吁詩也何也詩曰土國漕漕何也漕也其後閔二年戴公渡河廬漕矣漕未城故廬而處之或曰露處焉使夫漕既城不露處矣其後僖二年文公乃復城楚丘漕未城故復城楚丘漕既城不城

國風者篇

七

楚丘矣故曰州吁已城漕誤矣又曰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夫州吁時曷有所爲孫子仲也且夫州吁之用兵也以伐鄭也隱四年以諸侯之兵伐鄭夫伐鄭而告于宋則夫孫子仲之出以伐鄭與豈曰平宋焉或曰平宋矣以要宋故平宋也若夫陳蔡本衛睦故從之是時陳蔡與俱也則夫孫子仲之出將與陳蔡共出焉何平陳焉又曰不我以歸夫州吁兩伐鄭一以夏一以秋也隱四年夏伐鄭圍而卽還耳秋伐鄭敗而卽還耳夏之傳則曰圍鄭東門五日而還也秋之傳則曰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也何不我歸焉

凱風篇九

凱風孝子自責也其自責何也則以其母之責之也以其母之責子之過情也舊曰七子之母不安其室豈其然與夫不知其詩者當讀其詩詩曰莫慰母心曰母氏劬勞曰母氏勞苦曰母氏聖善若曰何其卒不得當母心也若曰使母氏瘁至此極也若曰子不令母氏無過也假曰不安室則莫慰母心似矣則何劬勞勞苦之有哉昔韓退之作文王之操有曰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彼讀之者猶謂受辛而聖明恐文王無是語耶假曰不安室則其義與父絕矣與父義

國風省篇

八

絕且滯亂也縱愛君不曰聖明矣則何吾母聖善之有哉夫學詩者讀其詩且當讀其讀是詩者其曰必責子過情也是何也曰昔孟子嘗讀是詩矣孟子曰不可磯是不孝也是責子也白石齒齒而流是激有母斷斷而七子怨望以德母則然矣孝何如矣故若曰焉有孝子而不可以謂自處者焉有孝子而不可以少拂者故曰不可磯夫磯以過責耳且孟子言之彼將與小弁例矣以周幽之出其子而子怨也以凱風之責其子而子不怨也均責子也則此可例耳不然國之大事在社稷家之大事在閨幃吾未見其過

之有大小也則何宜怨不怨之有哉

周秋駕曰凡責子曰勞詩中屢見勞字原有勞而不怨之義故曰凱風不怨

式微篇

式微何也曰黎之夫人之詩也維劉向亦曰此黎之夫人之詩故列女傳曰黎莊夫人與仲姆二人作式微焉此或未然然而吾信之其詩詩云式微式微胡不歸若曰其何以不歸與是言也吾嘗疑之或者其君曰此中樂不願歸耶或黎未亡耶或處衛日久有起而定其居者不必望衛君臣耶不然是狂惑也此非黎臣之言也黎夫人曰予入而蒙首出而蒙首久

國風省篇

九

矣不如歸也予之不習于外也不然以予所聞有醉于逆旅者其為歌云厭厭夜飲乎不醉其無歸乎彼聞之者猶笑曰雖既醉將何歸乎彼黎君也則將何歸哉又其詩云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若曰苟非君何以至此哉是言也吾又疑之或者其君實甚也君好亡也雖然固亦有其君好亡而其臣從之與之羈縻不返矣然而其臣曰君之辱臣且且死也終不曰臣之辱以君不然則其臣非其臣也以予聞衛穆公時晉滅狄潞氏數之則以其奪黎地也然未聞有數黎君者也甚矣黎君之無罪也且夫黎之臣不更賦

施丘詩乎賦施丘嘗慙衛矣慙衛之不救恤也然猶曰叔兮伯兮慙衛臣矣未嘗敢或慙衛君夫衛君猶不敢慙敢慙君與予故曰此非黎臣之言也黎夫人曰予婦人也予出而視入而視所視者惟君爾苟非君何以至此哉

敬致曰按列女傳與此不同黎莊夫人見棄于莊而不肯歸故作是詩劉飲嫫曰黎莊夫人執行不哀莊公不偶行節反垂傳母勤去作詩式微夫人守一終不肯歸

二子乘舟篇十一

二子乘舟誰二子者也或曰衛宣之二子昔二子爭死渡河乘舟此其是與詩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蓋

國風首篇

十

傷之也曰非也吾聞二子之死勿渡河考之春秋曰公令伋之齊使盜待諸莘殺之夫莘固衛東地也齊人之言曰昔先王賜太公椹西至于河河之東則盡齊地矣然而齊視之則西也夫莘固河西地也而以衛視之則曰衛之東故到爲衛東蓋當衛未渡河矣且吾嘗讀新臺之詩矣夫新臺者謂宣公取婦于齊而作新臺于河也故其詩曰新臺有洧河水瀾瀾謂

夫齊女之必自河至而作臺于此將要之也然而未嘗渡河矣然而昔之人曰新臺卽莘也新者莘聲之近也故莘爲有莘之墟而其後有莘城焉彼漢志不

平東郡陽平有莘亭而杜預酈元無不曰衛之新臺卽衛殺子伋之地蓋莘卽新也宣姜至衛渡河而就新二子之齊不渡河而死莘矣且夫春秋之所傳曰死于莘一曰死于隘也史之所記則又曰死于界上夫莘固衛東地也卽曰界齊之與衛界在河明未嘗踰河則夫衛宣之二子苟爭死亦死衛界者得毋未渡河而死者耶乃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非其詩也

鄘栢舟篇十二

加鄘者別那栢舟也

鄘栢舟非共姜詩也何以知非共姜之詩曰史記世

國風省篇

十一

家云衛釐卒太子共伯立爲君其弟武公襲殺之夫襲殺之則襲殺之矣乃曰伯早卒何與且夫武公之襲殺兄也則武之立之年也武之立之年則宣之十六年也若夫武之死則在平之十三年則已五十餘年矣然而武公時已耄則夫武之立之年其年已四十餘也以四十餘年之幼而襲殺兄則其兄非少者與乃曰伯早卒何與故曰此非姜詩也然則何以知非史之誤曰史之記事誤者可知也史之記年誤不可知也故共伯之事吾所不知其伯之年則吾所得知也且夫史與序亦皆渺不可據矣則安知非序之

尤誤也若夫武之必殺兇則吾固不謂武之必殺兇也

董園石曰從來皆據詩序而以史記爲誤呂東萊記詩亦然此以年月爲據則詩序謬耳孔叢子記孔子曰吾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奪也正指此栢舟時引以証耶栢舟誤矣信此則此是汎指

有志者

鶉之奔奔篇十三

鶉之奔奔刺暴也而以爲刺淫且曰頑之兄而姜之君耶非也何也曰夫彼以鶉之奔奔謂其奔也爲居嘗匹而飛相跡哉夫奔賁也賁軍之將奔者也鶉好奔故有挾之奔鶉者每以夾勝而取直蓋賁也亦曰

國風省篇

十二

憤也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爲憤奮也憤奮者必暴故曰暴也且彼以鶉之疆疆謂其疆也亦爲若奔也爲居嘗匹而飛相跡哉夫疆強也勇勿順也故諺曰鶉行踳踳性行勿良也故柳子楦王孫曰德蹀以驚喑喑疆疆雖羣不相善也蓋離羣也躁而離羣故暴也乃以爲居嘗匹而飛相跡嘗讀春秋矣鶉之賁賁天策焯焯此言南方之鶉也夫南方之鶉辰也其柔鶉也然而徒鶉矣雖徒鶉猶賁賁也豈猶曰居嘗匹而飛相跡且禮曰鶉之賁賁鶉之姜姜言君上過惡則臣下亦將化之彼豈非明明以賁姜爲暴者

與彼所異者彼特以爲鶉之君而鵠之臣耳然而固亦以爲暴吾故曰此刺暴豈無謂也

也卒載馳篇十四

載馳何也曰衛女欲歸唁衛侯而不可得也然則何衛侯曰衛文也或曰左氏曰戴公廬于漕許穆夫人賦載馳維序亦然其曰戴非與曰以予聞春秋在閔之二年十二月而狄滅衛也是時宋桓迎立申于漕申戴公也旣而戴公卒復立弟燬爲文公夫卽十二月而懿已亡也懿已亡則戴已立也然而戴又卒戴又卒則文又立夫卽一月中而懿不在衛戴復不在

國風者篇

十三

漕矣戴不在漕妄曰言至於漕爲唁戴公也誤矣若夫文之在漕則已踰年也文以閔二年而立于漕僖二年而城楚丘也文之在漕期年矣若夫戴之在漕則惟十二月中之一二日矣然何以知非卽十二月中之一二日也曰以詩知之詩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夫戴之時狄甫滅衛也宋桓迎戴而立之而齊之公子無虧卽又已帥師而戍之其同惡相恤尚有待也至踰年而尚在漕也則然後曰夫誰因極哉夫是言也其可言之于踰年之後而不可言之于一二日也亦可知矣且詩之卒章不又曰我行其野

芄其麥乎夫有麥且芄芄也必非十二月中之一日矣

河廣篇十五

河廣其思人者與則不知宋之在衛者而思之也則不知夫衛之欲入宋者也則不知其思之者為何人也則不知其所思者也或曰宋襄公之母歸于衛而思宋襄也非也夫衛在河北狄滅衛衛渡河是時衛都河南焉衛之適宋勿渡河勿渡河則謂河廣焉妄也則謂宋襄公之母歸于衛而思宋襄也此未可信也或曰無然也其何以知夫衛之必渡河之後也宋

國風首篇

十四

襄之未立狄未入衛也都朝歌與宋之睢陽河而北南故衛之渡河則宋桓迎而立之其時在襄尚少也然而其時襄之母或在衛也母在衛其子少在宋母之思子必渡河必渡河則河之廣焉信與其何以知夫其詩之必不在渡河先與然而曰此其詩必思人者也必非宋襄公之母歸于衛而思宋襄也則何也曰間嘗讀說苑矣說苑云宋襄為太子請于桓公曰請君立日夷也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嘗愛臣也若終立則不可以往也故襄之未立則嘗至衛矣河雖廣不可限矣以其嘗念母而故以為有舅在

也及其既立也而後思之矣彼亦曰若終立則不可往矣故舊曰襄公卽位夫人思之夫襄之卽位在僖九年閏二年而衛渡河也襄之卽位距衛之渡河已十年所以渡河十年而從而思之尚謂其詩尙猶在渡河先與尚曰河廣焉信與則曰此思人者也此非宋襄公之母歸于衛而思宋襄也宜也

伯兮篇十六

伯兮何也或曰思征夫也非也詩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夫前驅導者也左傳曰衛成入華仲爲前驅導衛成也周禮曰賓客至掌訝者前驅導賓客也夫

國風省篇

十五

者則導者所執也夫不讀曹之詩乎詩曰彼候人兮荷戈與殳夫候人則荷殳也夫候人則導之屬也禮曰候人主送迎則掌訝同也然而候人執殳前驅亦執殳則執殳導者也故曰執殳爲從征非也崔豹曰殳者祭戩也導引通執殳彼則亦以爲導者也敬致禮

書云殳雖建于車及王行則執而前驅急就篇注云旅賁以先驅者曰殳

黍離篇十七

黍離何也曰不知也然古之說之者則有之矣彼何也曰序曰閔宗周也則泥于史之麥秀之歌之說也麥秀薿薿兮禾黍油油兮其辭同也然新序又曰衛

彼見害弟壽閔之爲作憂離之詩以求之夫彼之未
死壽爲之先壽先彼死矣乃又曰閔而求彼是汝也
故又有曰此閔孝子伯奇耳曹植云昔尹吉甫信後
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詩
而韓詩章句乃云求之不得遂憂鬱不識于物而羅
願云彼黍離離誤謂此稷苗也蓋求兄不得求之彼
黍乃視黍不見黍也此或有見于彼與壽之有不可
而求其事之類彼壽者詠惟伯奇遂襲于其事而更
易其人以實之抑妄也故又有曰此閔宗周也然其
詩曰行邁靡靡則似乎閔行役者故又曰行役大夫

過西周而傷之然又無其人也則又與麥秀之歌之
爲箕子不類也故僞詩傳則又曰王世子弒君自立
尹伯封過西都傷焉而僞詩說節又云尹伯封猶秦
師見宗廟禾黍徬徨賦詩其曰尹伯封則倚于伯奇
之說也曰過西周則麥秀歌也此又以伯奇之事而
及伯封而又以其于閔見之說以別夫彼壽也者而
又以附其所爲恤行役閔宗周焉抑妄也然則何也
曰黍離念亂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園有桃其實之
着也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心之憂矣歌且謠也知我
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其誰知之也悠悠

蒼天此何人哉亦勿想也

緇衣篇十八

緇衣周之人美鄭武矣何以知非鄭之人耶曰緇衣卿士服之居私朝其服而視朝皮弁也退而適私朝然後緇衣故緇衣私朝之服也然而私朝者何也曰廬也卽館也非歸之所爲采也抑所爲前莘後河生芣騶而食澗洧也亦廬於路寢外矣終曰還始還鄭故曰此非鄭之人之言矣夫鄭之人不得見所爲緇衣者也且不得適路寢外也然而周詩也而列于鄭曰夫衛詩有載馳矣或曰夫載馳固許之人之言矣

國風省篇

十七

叔于田篇十九

叔于田何也曰美田者也美田者則可曰美且仁乎曰則何以齊之盧亦曰盧令令其人美且仁乎蓋誇辭也猶之曹植曰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也然則何以知必非美段曰段失衆者也謬曰段得衆莊公一入東京卽叛太叔段失衆矣

姜武孫曰段置君介弟且已受封大邑豈有下雜編伍者曰巷無始人則非段明矣

大叔于田篇二十

大叔于田美田者也又何以知不美段曰詩曰初弼暴虎獻于公所使公從京尹公將能乎然使段人從

公田則段將能乎鄭人惡段矣使鄭人曰將叔無狂
戎其傷女鄭人將能乎然則安得曰必美段也雖然
暴虎實事也則何以曰有暴虎者也曰齊之詩彼不
曰從兩狼乎必曰有狼焉是妄也鄭好田暴虎其俗
也昔匡衡之上封事也曰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夫
匡固嘗以說詩稱矣然而匡不以弟段而以國人夫
不以弟段而以國人而猶曰必美段且夫鄭之居在
陽城虎牢之間嘗讀古文有七萃之士生搏虎也彼
則曾獻之天子天子豢之虎牢矣則意鄭之人固嘗
有搏虎者乎北園有獫狁得詠爲載獫狁甫章有兕得歌
爲瘞兕虎牢有虎不得稱爲暴虎乎然則安得曰非
美田者也

國風首篇

十八

丰篇二十一

丰何也曰悔失所求者偶也女子或求偶以擇所求
者而終失之也故曰子之丰兮俟我于巷兮悔予不
送兮前所俟者固善也可悔也然則何以曰衣錦褻
衣裳錦褻裳叔兮伯兮駕予于行曰今將衣所衣駕
之行矣蓋將歸也蓋其事已不可復矣可悔也

鷄鳴篇二十二

鷄鳴譏人詩也何以曰譏人詩也其曰鷄鳴矣朝昌

矣匪鷄鳴也蠅聲也則不實也其曰東方明矣朝盈矣匪然也月之光也則又不實也則讒也且又曰蟲飛薨薨乎豈不甘與君同夢哉會且歸矣恐以我故得君憎也則未嘗有憎之者而以爲憎至也未嘗愛君也曰吾愛之也未嘗甘也曰甘也則讒之至也此危言之極也則固結甚也則又不實也故曰讒也此韓詩說也

又鷄鳴篇二十三

鷄鳴與居者無節也何也曰夫不能辰夜不夙則已暮也此溺于所燕甚也故詩人曰鷄旣鳴矣則蒼蠅

國風省篇

十九

聲也旣暮矣而以爲夙可異也不然蠅不先鷄而鳴矣使以爲非鷄聲蒼蠅聲也后夫人之警將旦而實未旦也則豈有蠅聲而先于鷄聲者哉則豈有蠅聲似鷄聲者哉東方明矣則月之光也已夙矣而以爲暮可異也且曰予以夢中聽蟲飛以爲甘也縱復會予以歸也勿憎也

又鷄鳴篇二十四

鷄鳴刺媼也又何也或后夫人曰鷄鳴矣其君則推曰非也蠅聲爾則嚙語也則不知蠅聲之先于鷄後于鷄也又曰東方明矣則又嚙曰非也月出光爾則

不知夫月出之或在夜或不在夜也故后夫人又告

十畝之間何也曰滌奔也若非滌奔何以白桑者開

開兮哉漢志云循地有桑間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

生焉則地凡有桑皆其阻也凡有桑者則皆得為之

聚之起洸滌也夫桑者桑婦也若非洸滌則何以及

桑婦哉雖然彼男子不採桑耶何也曰古文云穆天

子作居范官以觀桑者桑者桑婦也彼以為採桑婦

工故必桑婦而後得稱為桑者故又曰出桑者用

國風省篇

二十

禁暴人也蓋惟恐狂夫之或及于彼桑婦也非桑婦

則暴何禁矣曹植云美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間解曰

閑麗也則夫閑閑麗者乎使非婦何麗矣

鴟鴞篇三十六

鴟鴞何也曰諷王也諷王以武庚之將叛也何也曰

周公居東知流言為管蔡矣武庚未叛也然而公曰

庚將叛王未之悟也公曰王室自是可危矣用諷王

若曰惟此二叔如取我之懷置彼之懷也其尚可毀

我室哉夫鸛子尚可憫况作室哉且予之作此室也

不特鴟鴞為可畏矣有風雨焉且不特風雨今女下

民得毋有敢侮予者哉夫子之盡瘁不可已亦曰惟此室未定故也今此室將定而風雨又將至矣則安得不告哀也哉嗟乎荆公之時兄弟之際有難言者夫以弟殺兄雖已得情猶勿忍焉甫將流言而乃頓加之兵乎書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夫然後公賦鴟鴞夫公當此時彼隱始章此疑尚未釋也王得其流言所由而方疑公之不利之果情也公儻術叔之不給乃復曰旣取我子蓋深痛叔之旣爲庚所誤矣嗟乎公情如是猶有漢孔氏之以居東爲東征朱子集傳之以旣取爲旣殺者吾悲夫凡人之情不及周公其原情定論不及朱子得毋骨肉間之多難明焉

國風省篇

二十一

吳伯慈曰朱子與蔡元祐亦自悔其說之謬然不幸而其註已行耳甚書之宜慎如此

西河合集

毛詩寫官記目

卷一

四十八條

卷二

四十四條

卷三

五十一條

卷四

四十五條

毛詩寫官記

四十八條

卷一

四十四條

卷一

四十八條

毛詩寫官記目

西河合集

西河合集

詩札目

卷一

四十三條

卷二

四十一條

詩札

四十三條

卷一

詩札目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詩札一

姜武孫評曰筆札所傳異于帖括三典篇記各出機杼是當鑽根牟之既亡補翼要之餘論入

予既依汝南太守聽寫官言詩削牘去之然猶未達也往以札問訊遂有徵諸咫尺者續續為記曰詩札雖然此非言詩之為箋也特不可忘矣走者官自稱耳

謹奉教鄉但解毛萇作毛傳從來亦如是此否耳魯

詩札

人大毛公毛享作故訓傳授之趙人小毛公萇既而河間獻王得以獻之始以萇為博士則是毛享作毛傳詎萇作耳主臣

謹奉教鄉疑小序何人作有為孔子有為卜子有為衛宏有為國史走臆通是毛享作何以知之按漢志毛詩二十九卷故訓傳三十卷鄭氏詩譜有云大毛為故訓傳今毛詩比卷卷首有若篇詁訓傳若干文按之故即序首一句也第不連屬篇題于篇題下判云若干章章若干句然後入此一句假如關雎詩必先曰關雎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然後曰后

妃之德也。此是故也。何以知之。以關雎詩篇題下知之。關雎五章。章四句。此是鄭玄更定章句。又云。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則此故言是故也。篇題下凡鄭玄有所更定。輒加故言。判之。而孔氏正義于序下分疏。必曰。若句至。若句獨。關雎以毛鄭不同。故不疏。而葛覃序下。卽疏云。葛覃三章。章六句。至以婦道則當。時序首篇。題下必皆有章句。若干等字。而後人乃削去之矣。故知序首一句連章句是故也。自序首一句後。便是訓。如關雎序后妃之德也。一句是故風之始也。至末便是訓。訓者推訓。此一句耳。然與

詩凡

首句不甚合。若二人作自關雎詩文下。與也。以後則是傳傳者。傳詩文也。然又與故訓不必合。又若二人作則臆。故之爲旨。故有此語。而今述之也。非謂詰也。訓者訓此。故則可不合。傳詩文。又非訓此。故也。則又可不合。此可知耳。然則稱毛故。訓傳卽毛序。訓傳此明甚著者。主也。

謹奉教。二南卽是風。或但稱南。此是樂名耳。如禮稱胥鼓。南左傳。稱見舞象。箭南籥者。卽詩亦云。以雅以南。此畢樂部名。非詩名也。或又謂既稱風。又稱南。必兩不名。風此不然。樂記曰。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

風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既稱風又稱齊詎齊亦不得名風邪主臣

謹奉教程大昌曰詩有南無國風古無稱國風者卽邶鄘以下亦不得稱國風此否也表記曰國風曰我躬不閱皇恤我後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此不稱國風而何主臣

謹奉教南以周召之化自北而南爲二南固然然又有二旨此固不必然然記異耳呂覽云塗山之女令其妾待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爲南音周公召公取以爲周南召南則以周之二南原

詩札

三

本南音謂古早有所稱南者此則以南爲古之樂名然耳又逸周書稱南國名南氏有二臣力鈞勢醜競進爭權君勿能制南氏用分爲二南之國而水經註又云據韓嬰序詩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則以此二南國爲詩之二南故引韓嬰序詩爲驗則南國名耳主臣

謹奉教苻菜爲接予或作萋予云比之后妃言德行如此可以妾餘草矣此是卑雅引王文公說也此底解或云漢皇后位下有婕妤名卽接予音並同古之命此名或亦取此但此未可據者主臣

謹奉教左右。芼之芼字鄉。但解作採擇。獨朱子曰熟而薦之。按禮凡蔬茹煮於滄者皆謂芼。若昏禮芼之以蘋藻。內則醢醢酒醴芼羹。又云雉兔皆有芼。又儀禮饋食皆有芼。芼朱子云是也。特朱子語類又記魏才仲問芼旨。答曰是採擇旨。又不同。主臣。

謹奉教。是刈是漉。漉韓詩云淪也。若孫炎云謂煮之於漉。則是以漉爲漉也。今按爾雅郭註直作漉。字主臣。

謹奉教甘棠之懋。偶爾鄭以爲重煩勞百姓此固矣。但韓詩外傳云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

詩札

四

營召以居。召伯曰嗟矣。以吾一身而勞民。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于是出就蒸庶于阡陌之間。暴去曠野。屋于樹下。又說苑云召公逃職當蠶桑之時。不欲變民功。故不入邑中。舍處甘棠之下。而聽訟焉。以二說觀之。皆謂是慮煩百姓。故去棠下。然則鄭氏之旨亦鄉有是者。主臣。

謹奉教。婉如清揚。詎婉而似清揚也。如卽而矣。春秋星隕如雨。是星隕而雨。樂府艾如張。是艾而張。或曰是倒句。清揚婉如。主臣。

謹奉教。標有梅。傾筐筐之。壁說文訓塗。尚書曰惟其

塗墜茨信然卽與標取旨何與矣此應從呂氏讀詩
記作暨暨訓爲及自此而傾筐及之矣是落盡耳主

臣

謹奉教蠲竦詩不知命也凡命字有四訓毛鄭邇云
不待父母之命此告命之旨耳程子曰命正理也以
道制欲則能順命此性命之旨耳燕子曰曰人苟知
事之有命也則不爲不義安而俟之矣此時命之旨
耳若韓詩外傳云不肖者精化初具而生氣感動觸
情縱欲反施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得長也此生
命之旨耳主臣

詩札

五

謹奉教陸帖陸吧陸阿雖變文就韻抑各有旨帖者
怙也恃者恃也阿者况也小弁詩無父何怙無母何
恃白虎通曰兄者况也以况父法主臣

謹奉教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與南有喬木不可休息
起並無韻此不可明旣見豐氏石經本中谷是中遠
與萋飛合雖此本不足據要此常近理也若不可休
息韓詩外傳本作休息孔氏正義亦云息字是思字
之誤則思字原是詔辭休與求合毛詩本誤也凡詩
要無二句無韻者况葛覃祇二句猶可若南有喬木
將至四句無韻矣豈可邪主臣

謹奉教維參與昂昂讀作留此是正音詎抑也毛傳云昂留也史記律書云北至于留索隱云留卽昂也又小雅露彼菅茅與之子不猶同韻魯頌薄采其芣與在泮飲酒同韻則茅亦音留矣又說文音茆爲柳而尚書昧谷周禮註作柳穀以昧與茅爲轉音故亦作柳然則茅之同音與柳之轉音且爾爾豈况本音乎故曰昂留也若律書云留言陽氣稽留則不特有其音且有其義矣故曰留也主臣

詩凡

六

三監畔周公誅之畢以其地封康叔此誤以三監爲武王封康叔爲成王封故耳按書云孟侯朕其弟則封康者亦武也邶邶未必是三監且衛始封時亦安得卽兼邶邶有之又書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紂都也而正義云於地屬邶此統思實康叔爲成王所封是時當必盡得有邶邶之地且以桑中詩有沐鄉句屬邶風故云然不知妹邦卽朝歌在淇東黎陽之間本衛邑而欲屬之邶則不特衛之兼邶邶不得明卽衛之自爲衛亦不得明也要是有衛詩時則已兼邶邶康叔始封時不得兼邶邶此得之主臣

謹奉教衛既兼邶鄘然又稱邶鄘是底解或曰邶鄘之音異于衛音故分繫之信然則莊姜共姜諸詩通作自衛宮者安見其一爲邶音一爲鄘音耳且邶鄘既入衛則當通曰衛音齊音敖辟詎仍曰爽鳩之音陳音好巫詎仍曰大皞之音此易知也假云作之邶鄘地者爲邶鄘作之衛地者爲衛則漕邑鄘地而邶曰土國城漕泉水衛地也而邶曰愆彼泉水又何也或又謂繫其國名是太史書法猶春秋楚旣滅陳復書陳災穀梁子所謂存陳者則齊秦所并不一將奚書之且太史採詩其職不過輯民風審善敗耳詎事

詩凡

七

書法卽有書法亦偶一見之詎必魏唐鄭檜畢情如是走臆邶鄘諸名卽樂部名也周初列國不一採詩者各判其國詩授之樂官則樂官必預班國名考按樂部然後以列國詩分入之雖列國代有興絕其樂部班名若故也後比遇詩多者浸假于本部過繁仍得入之其國所兼之舊部此但因之作標識耳故無深旨也故周公東山諸詩無可繫卽繫之曰邶以樂部舊有商名今偶無詩遂實之如樂記曰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其曰識正以當時故有商齊遺

聲而後之爲商齊者取識焉此之謂識識者記也
謂記其名也觀此則邯鄲可曉矣或曰晉本無詩何
必分繫之唐魏則詩之存沒不可考已多矣有晉無
晉在今詩何足以知之主臣

王丹六評曰省篇但云復古名耳此更有根據
而其說較暢雖屬倡論實可廢從前紛紛之辨

謹奉教願言則噫噫卽歟噫故鄭箋云噫當是不敢
噫咳之噫今俗人噫曰人道我是也獨毛傳云噫跲
也跲卽欬字玉篇云欬欠張口也卽呵欠耳故孫毓
疏云欠欠欬欬而王肅解詩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
噫劫而不行此誤欬爲劫而因以跲爲躓跲之跲遂

詩札

八

致蕪子由解亦云願往從之則若有跲制之者讀古
之易訛比如此主臣

謹奉教我心則說說原有脫音旨亦從脫見埤雅按
之則以降者忡忡之反脫者綴綴之反忡忡者中而
不下也故降下之綴綴者綴而不解也故解脫之贈
卽詩彼宜有罪女覆說之亦作脫主臣

謹奉教爾雅云以衣涉水曰厲謂衣禪入水耳又云
自膝以下爲搗自帶以上爲厲是底義按之似言水
淺及膝可搗衣以涉是爲自膝以下假水深及帶則
需衣禪入水矣然帶以上若故故曰自帶以上以此

推之似厲以帶爲飾故有時帶亦稱厲方言厲謂之帶孔雅帶之垂者爲厲都人士詩垂帶而厲此著也
有時水碓及帶亦稱厲衛詩有狐綏綏在彼淇厲此著也若衣禠入水介自帶上亦稱厲深則厲著也主
臣

謹奉教匏有苦葉匏是瓠八月斷壺壺亦是瓠獨埤
雅謂三物有分嘗見齊民要術四時類要諸載通云
是一物釋其說似物種本一區植法異遂有大小圓
窳之別不必圓者壺長者瓠矣卽以泚水一節較之
三物正同鴛冠子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左傳曰苦
匏不材于人供濟而已莊子曰人有五石之瓠何不
慮以爲大樽而浮于江湖主臣

詩札

九

謹奉教衛有頓丘三其一各五軍謂魏置五軍于丘
傍故也在淇水南水經註所謂淇水逕頓丘北者其
一名五觀在淇上宿胥口蘓代所謂决宿胥之漬魏
無虛頓丘者其一各帝丘帝頓聲轉亦近淇春秋所
謂衛魯于帝丘帝王世紀所謂顓頊葬帝丘城者凡
此三頓丘鄉未密至於頓丘是何地今按之皆在淇
上似但涉淇皆可至者主臣

謹奉教溱洧二水而合流于鄭溱水出郟城西北經

郟城入洧洧水出陽城山與溱水合然後同自西北入新鄭城迤邐入潁則溱洧雖二水而已合爲一矣故前可並稱曰溱與洧其下卽可曰洧之水主臣

謹奉教周禮籥章氏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噫嘻載芟吹豳頌有爲楚茨大田甫田諸詩是豳雅噫嘻載芟豐年諸詩是豳頌有爲不然豳風中自有雅自有頌以豳風一詩三分而得之又爲豳別有雅頌今已亡又有爲卽豳風一詩吹之則其調通可爲雅通可爲頌諸說不同但後說近是此何故風雅頌祇樂調區名如西洲吳聲等祇以聲不以辭故絲蠻黍離辭

詩札

十

調亦似而絲蠻自爲雅黍離自爲風樂調典詩調判然不屬此甚著者比以大戴禮投壺篇質之其云凡雅十六篇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芣苢伐檀白駒騶虞今按之但鹿鳴白駒在小雅貍首今已亡餘俱國風耳謂之雅者正以雅調歌之可爲雅故矣又漢杜夔傳云舊雅凡四曲一鹿鳴二騶虞三伐檀四文王今伐檀騶虞皆風詩主臣

姜武孫曰風雅頌祇分樂調曾無天子諸侯與時世升降之別故平王有風召穆衛武有雅魯僖有頌予舊有雅頌義一篇早見及此特不及詩調樂調之辨耳得此快然

謹奉教燕禮有房中樂卽二南矣秦名壽人漢名安

世樂又名楚調由高帝好楚聲耳今樂府相和歌詞
有清商三調晉荀勗所定而唐禮樂志又云平調清
調瑟調皆周房中遺聲也漢世謂之三調又名楚調
則臆房中樂亦但取律調相尋不拘拘詞句故當時
猶有襲周時遺聲而遞變者如漢相和歌詞故非四
言唐李白清平調詞且用絕句三并非相和歌詞可
例也昔劉迅嘗取房中歌至後庭鬪百草臨春樂小
年子之類以當雅章又取巴渝舞折楊柳白頭吟之
類以當國風臆當時猶能彷彿古今聲音敢爲傳會
耳後人讀詩者不解審聲但強取詩義已不知樂又

詩札

十一

鄙者謂詩句單複短長皆有成數則是以詞曲當古
樂其舛不待辨耳主臣

謹奉教無田甫田田字應狄因翻與無思遠人人字
隔合此與兔置桑柔野有死麕何彼穠矣諸詩同集
傳失之主臣

謹奉教鄭詩秉簡有作秉菅有作秉蘭陸氏釋文云
簡字從草韓詩云蓮也若作竹下是簡策之簡則當
時又有從竹下者矣但韓詩作蓮則贈芍藥時無蓮
耳主臣

謹奉教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舊調是對客語以

上章旣酒食笙瑟燕賓客矣至是又對客曰早知子來當預備雜珮以贈子情今不及也歐陽子與郭秀才書中有云獨爲秀才賦詩女曰鷄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取其知客之來預儲珩璜琬瑀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正同主臣

謹奉教不念昔者伊予來壘鄭箋云不念往昔我始來之時安息我也北魏王肅妻謝氏寄肅詩云本爲簿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正同

主臣

詩札

十二

謹奉教焉得諛草諛忘也但言善忘耳初不定云忘憂自後人以諛草爲萱草遂起萱草忘憂之說走此作是語人惑之旣讀陸機贈從兄車騎詩有云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矜則且易忘憂爲忘歸矣陸本思歸者故云忘歸則此本思不歸者詎不可忘不歸耶忘是虛字不必定歸亦何必定憂因解古人讀書較今通達比然也主臣

謹奉教月出之光當作用字此字形之誤此見印古詩話若曰不翅鷄鳴已逮且蒼蠅有聲矣因蒼蠅聲不先于鷄聲故然也又曰不翅逮且日已出有光矣

因月光不啻先鄉明故然也此是也但又有不更日
字而亦不礙于蠅不先聲月不啻夜之旨見國風省
篇主臣

謹奉教四月秀蓂夏小正四月有秀幽幽蓂聲轉耳
鄭箋據夏小正妄以王荇爲蓂按王荇卽呂覽中所
謂王善月令中所謂王瓜者蓂卽呂覽中所謂苦菜
者苦菜秀卽秀蓂也以苦菜秀爲王瓜生可乎又按
苦菜名蓂然亦名遠志亦名細草故逸周書時訓解
云小滿之日苦菜秀苦菜不秀賢人潛伏而晉郝隆
譏謝東山亦云處爲遠志出爲小草以苦菜萌爲細

詩札

十三

草故苦菜秀則發爲細草所謂出爲小草根爲遠志
故苦菜不秀則藏爲遠志所謂處爲遠志亦所謂賢
人潛伏也郝隆語正本時訓解耳主臣

謹奉教詩國風所第不同故歐陽子詩譜補亡後序
有云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檜曹此
孔子未刪詩前太師樂歌所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
鄭齊魏唐秦陳曹爾此鄭氏詩譜所第也丘檜後陳
此今詩所第也但按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歌
齊之後卽歌爾然卽歌魏此太師所第與歐陽所云
稍異若鄭譜所第則與今詩所傳無別正義云鄭譜

王在商後者退就雅頌弁言王世故耳則孔氏鄭譜
本與歐陽所云又異然又與今本鄭譜各不同不悟
何也主臣

謹奉教比興賦詩中義耳昔張逸問鄭小同何詩近
于比興賦答曰比興賦吳札觀樂時已不歌也此誤
解太師六詩之說以風雅頌比興賦通是詩故曰吳
札時已不歌言吳札時此三詩已亡耳從來比興賦
不悟如此主臣

徐克家曰括出真是可笑然六
義之說或縱或橫亦殊費解

謹奉教雅者正也雅字古文原作正字亦卽正音初

詩札

十四

無正雅之說若旣雅又正是雅雅矣後人不悟雅是
正字以爲是雅也而文或以正則此必正雅也旣有
正雅則必有變雅旣有正雅變雅則必又有正風變
風正變之說此所由滋矣要其始由不識雅字耳頌
者容也從頁頁首也故作容頌卽容字故先儒引漢
書徐生善容吳王濞傳他國郡吏來捕亡者頌其禁
不與爲驗假曰形容以頌之頌其德容仍是頌頌也
且如孔疏引太師註云誦今之德廣以美之鄭譜云
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天下無不贊載

無不覆幬此之謂容則是以容爲有容之容固屬別

旨至若以形爲容亦宜云容先王之功德容先王之情狀而大序云美盛德之形容正義云述祭祀之情狀猶似不乖悟頌字者主臣

謹奉教風雅無正變立于文武之朝不得不誦文武時耳生乎幽平之世不能不刺幽平勢耳設以時升降便題正變是並不判詩體徒以文之頌美風刺作別識也則必典談爲正書誓誥爲變書矣或曰樂聲有正變如樂記曰正聲感人而和氣應之又曰聲相應故生變此是正變但變不與正對變是清濁輕重不同耳與姦聲犯正有辨此如子夜有變歌歡間有

詩札

十五

變曲特是變換無與升降故但可曰詩有貞淫樂有邪正此爲得之主臣

謹奉教鹿鳴燕嘉賓羣臣謂四方之賓本國之臣也但燕有四等一是諸侯無事一是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一是卿大夫聘而來還一是四方來聘之客凡燕禮不出四者主臣

謹奉教王命南仲不悟是何南仲故此詩亦不辨爲何王時詩按漢書古今人表有南中中卽仲也在厲王時但何奴傳又云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宣王命將征伐玁狁故詩入美大其功則又當在宣王時矣詎

仲本厲王時人而宣王命將時尚在邪然大雅常武詩此宣王時詩也中有云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則此時南仲已爲太師皇父之始祖矣其必非厲宣時又甚著者考竹書殷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又後漢龐參傳有云是以赫赫南仲列在周詩據二書所云或在殷或在周要只常在王季專鉄鉞暨文王爲西伯時始得不然鹿鳴二十二篇畢周初詩也而獨以此詩爲厲宣時詎有是矣若漢書一爲厲王一爲宣王而史記何奴傳又云在襄王時又云在懿王時卽一漢史其自爲矛盾若此古文之難信

詩札

十六

又比然者主臣

謹奉教春秋記魯夫人失于魯皆爲魯事今刺之者獨在齊故知婁豬之歌必聞自宋也氓詩云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故知說亦是稱說之說主臣

謹奉教凡有所聞則法之有所諫則納之不聞而此若有所法不諫而此若有所納虛之至也故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主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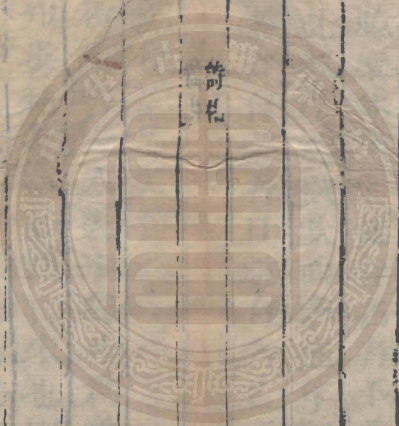
謹奉教皇矣篇居岐之陽文王遷程矣魯頌居岐之陽太王遷岐矣但皆爲岐陽耳地理志太王邑在扶

風美陽縣文二邑在扶風安陵縣皆岐南主臣

謹奉教束哲補也人比訛之以詩本無辭不必補也但先時早有一下者曾不始束觀夏侯有補周詩其序曰周詩者古該白華華黍山庚崇丘山儀六篇有其旨而亡其辭湛續其亡以是湛已先補之矣今所傳特束詩耳主臣

詩札

十七



風美陽縣文二邑

在扶風安陵縣

皆岐南主臣

謹奉教束哲補

也人比訛之以

詩本無辭不必

補也但先時早

有一下者曾不

始束觀夏侯有

補周詩其序曰

周詩者古該白

華華黍山庚崇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孫鍾撰石城孫眉光嘯夫較

詩札二

此係西河少時所作故其立說有暮年論辨所不合者其間校韻數則尤所不省然行世既久不便

更易亦曰且存舊耳

謹奉教筆詩既無辭則其立名時何所取古走初亦信之既而臆樂部曾無徒立名者不取列詞義特以調行豈有此理卽漢橫吹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用爲武樂皆有辭者且通有名若所傳黃華子赤之陽望行人等主臣

詩札

謹奉教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此甸字當訓禹貢奠高山之奠奠甸音同亦通治音假作丘甸之甸則高山詎宜甸矣凡治田出穀稅曰甸耳响响原隰曾孫用之此原隰是地名卽隰原與春秋傳沃野隰阜不同故可田假作地官大司徒職五曰原隰之原隰則與山林丘陵墳衍川澤相等等又烏可田主臣

謹奉教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謂取官廩之陳者以食之卽後貸官法然但貸不收由古原有補助事未嘗取償如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亦是矣至

春秋始有施舍已責倍貸取庸之說則易法致弊耳
或曰信爾則何以儆游惰是不知游惰自有罰此要
是不幸使然非游惰者主臣

謹奉教陳錫哉周傳與箋各主一訓傳以哉爲載爲
載行周道此主國語芮良夫引此詩爲布利載周故
云然箋以哉爲始爲造周之始此主左傳羊舌職引
此詩謂能施造周故云然但二說各有據各不相難
按中庸哉者培之舊註引上天之載伊訓朕哉自毫
孟子作朕載自毫此卽以哉爲載之旨尚書哉生鳧
爲始生鳧爾雅曰哉始也爾典往哉汝諧古文作往

詩札

一

才汝諧才纔也此卽以哉爲始之旨主臣

古文外

謹奉教追琢其章荀子富國篇劉向說苑通作彫琢

毛傳亦云追彫也周禮有追師亦作彫又行葦詩攻

巧作彫巧有容詩敦琢亦作彫琢敦追彫三字以雙

聲轉之皆同此是音轉使然別無他旨主臣

詩札

謹奉教摯仲氏任是摯國之次女而氏任者鄒忠胤

云漢儒謂但嫁長女餘通爲媵媵以前皆然則摯任

非邪走臆此如立嗣然正嫁以嫡無嫡以長嫁以仲

必嫡故矣爾雅云同出有先生者曰姒同出謂同媵

者先生姊也則姒固有從媵者姊既有從媵則但嫁

長女自爲非旨但必長庶耳若姑則不然姑雖庶無
爲姪媵者故媵曰娣奴又曰姪娣主臣

謹奉教其德靡悔言其德從後計之必無可悔恨者
必如是而德始純也周之君惟文爲無可悔故孔子
稱爲無憂韓子曰道與德爲虛位故德亦可悔易曰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者存乎悔皆是追悔之悔
主臣

謹奉教靈臺在漢京兆鄠縣三輔故事云在豐水東
以豐水屬鄠故也若三輔黃圖云靈臺在長安西北
四十里靈園在長安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

詩札

二

十里據鄭駁與義卽于臺下爲圃沼又一統志云圃
中有沼似不同但以詩文觀之首叙靈臺次卽承之
云在圃在沼則要不得遠耳且靈臺亦故不在長安
西北凡黃圖所記莫有是者主臣

謹奉教靈臺詎必與辟雍近後人以詩中連及之故
云然走臆靈臺辟雍皆在郊特靈臺在東郊耳據文
王作豐在鄠縣東豐水之西而三輔故事云靈臺在
豐水東則豐水在豐東而靈臺又在豐水東故知靈
臺在東郊也公羊所云靈臺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
此可著也若夫辟雍在西郊據辟雍是周之太學然

作之自文始故曰辟雍謂始爲法則于雍耳而振鷺云于彼西雖則知在西而王制曰太學在郊則知在西郊也後漢左靈臺右辟雍本此主臣

謹奉教公劉遷爾由戎狄來遷耳史記不窋失官窋戎狄間公劉乃修后稷之業而遷爾故孟子謂使居有積倉行有彘糧則于是方能啟行蓋亦畜積之久而後遷其發憤思大若唯恐遺佚前人光者所謂思戢用光矣曹氏曰不窋之居爾未能國也至公劉始立國焉此則以不窋爲亦居爾耳信然則公劉又何用遷耶此謬矣特舊以公劉爲自郃遷爾則又不然

詩凡

四

郃與爾相距止百餘里詎須積倉累糧乃爾且其遷爾必近郃者正以公劉思舊土故特相度與郃不遠者而後居之要自不窋所窋戎狄間來遷耳設謂夏政衰逼逐公劉故遷爾更不然公劉久思啟大發憤震動非所用逼逐也必謂逼逐始遷是太王遷岐耳謂自郃遷爾是文王遷豐武王遷鎬耳逼非肯矣或曰不窋窋處無考按郡縣志慶州治東南三里有不窋故城或是耳主臣

謹奉教公劉遷爾諸侯從之者十有八國其說縱不可卑信但從詩觀之于其相土則曰旣庶旣繁于其

度邑則曰于時廬旅于其授田則曰度其夕陽幽居
允荒于其定居則曰止旅之密內鞠之卽此通言他
國旅居者則或當時實有如是之從者未可知也其
後太王遷岐而商民復從之如市然則商民之戴周
舊耳主臣

詩卷

五

謹奉教維清詩序曰奏象舞也象是樂名如董子云
武王作象樂是矣特不名象舞按禮記仲尼燕居曰
升歌清廟下而管象則象是管曲非舞曲耳又按文
王世子曰升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則明象是管曲
武是舞曲耳但仲尼燕居又云下管象武夏籥序興
其以管象與夏籥對亦明是吹象以管吹夏以籥特
象又加武不可解詎象者本象武功故云卽按祭統
又云聲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又以武宿夜
與升歌並則疑武宿夜者或作象故維清詩舊有以
爲象曲者亦有以爲武宿夜者總是以維清詩清廟

管象繼清歌是故云也然此則又以武宿夜爲象曲矣走臆以爲象仍是象武仍是武其得稱象舞者考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論樂亦有見武象簡南籥語臆象以管奏列在堂下故曰下管象然堂下合樂則必舞故又云象舞則舞雖舞武而亦得稱象舞也以管時不必不舞也至其稱象武則又以舞武時卽管象故亦得稱象武也以象又武也此甚著也獨以維清詩爲奏象舞則不然按祭統旣以武宿夜爲象曲矣又左傳見舞象簡服虔註云簡舞曲名以天下樂削去無道故名簡則象已別有曲名矣且墨子謂武

詩札

六

王自作樂名象武則象與武必皆武詩也今維清誦文王詎自作樂耶且文亦無武可象也或曰簡與武宿夜皆非象曲武宿夜卽大武耳若其云象簡則吹象以簡故名此與吹南以籥名南籥正等特維清詩則斷非象曲耳主臣

駱叔夜曰象舞象武亦只是下管象舞大武非屬文也若象簡猶韶簡耳其以武宿夜爲象則因武宿夜上與清廟對清廟下與維清對以維清爲象則亦以武宿夜爲象耳不知舞莫重于武宿夜豈是象曲

謹奉教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訓是順字左傳哀三十二年子貢引詩作四方其順之是矣若曰順與馴

何順之爲訓以訓馴形近而誤則不然訓本有順音
書畢命云子孫訓其成式亦作順其成式無逸云人
乃訓之作順之主臣

謹奉教於穆不已孟仲子說詩作於穆不似似續妣
祖鄭箋又作已續妣祖此不可解走臆已以似古通
字耳廣雅云已似也史記高帝記前者夫人太子皆
似君漢書夫人太子皆以君可驗主臣

謹奉教無競維人皆以人爲賢人獨集傳以爲莫強
于人則屬前王與宣哲維人同但朱子論語章句其
子子言衛靈公章註直引無競維人爲解則又以爲

詩凡

七

賢人矣前人說詩其亦初無定旨如此主臣

謹奉教成王不敢康舊以成王爲成其王業如成王
畏相之虞先儒力辨其不然此但據國語道成王之
德與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語耳按賈子新書有特
爲明註者曰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也成王者武王
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旣武王有大
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蒞民故稱昊天焉蚤
典夜寐以繼文王之業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
成賈誼漢儒先毛鄭其說詩如此主臣

謹奉教者定爾功左傳云看致也者定爲致定是也

若釋名又云耆指也皇矣詩上帝耆之王符論亦作上帝指之或曰耆固老也而亦有指義故文從老從耆曲禮六十曰耆皆使是也特以指之上濁又轉作致故致定卽指定如書大誥云率寧人有指疆土註曰當有指定先王疆土之理此曰耆耳若鄭箋云耆老也武王老紂惡不急攻伐此耆是耆字本旨然于武詩作樂象武意有未合矣無疆之烈可以勝殷文王開之武繼而受之則與其垂老定之何如指顧定之耳主臣

上帝耆之以耆爲致此據左傳引武詩耆定爾功註

詩札

八

耳然但以耆訓致不必致定如隨音引酌詩曰耆昧也註但曰致討于昧可驗耳今槩然致爲致定遂以上帝耆之亦訓作致定之則竟以耆字爲兼有耆定五字耆矣莆田鄭氏曰耆底定也又曰天察四方之國而底定之其爲誤也以甚此而東萊取之不悟何也主臣

謹奉教上帝耆之或曰耆嗜也楚茨神嗜飲食釋文作神耆飲食又禮記有耆欲將至孟子耆秦人之矣漢書亦曰穆生不耆酒又曰大臣驃騎將軍貪耆錢皆是耆字若曰苟上帝之所嗜者則當增大其規模

主臣賦平山又賦用大賦皆同並補種烟曲且其
謹奉教臣工詩嗟嗟保介詩外傳以保介爲保其
介然之德是底義惟鄭箋以保爲衣以介爲甲言人
君之車必有甲士爲之驂乘所謂車右也此正與月
令王乃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相合朱子
又以保介爲農官之副必謂車右與勸農定無關耳
殊不知車中四顧遂呼車右而詠嘆之亦無不可不
然羣臣百官亦何必皆可農司耜而矢口咨茹若是
且農官亦幾見名保介者主臣賦合對

詩札

九

來咨來茹與如何新畝合明昭上帝與奄觀錕艾合
小恣詩莫予莽蜂與肇允彼桃蟲合拚飛惟鳥與予
又集于蓼合漢鏡歌樂府曲與烏生八九子相和歌
辭等用韻比視此主臣賦而賦以賦無不
謹奉教生民篇末章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登升韻歆不韻后覆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祀悔
韻今又不韻實今歆隔合也後銘頌比視此野有蔓
草章三韻合零露漙漙也清揚婉上也適我願去也
正月篇又寤陰雨乃曩爾輔將伯助予民勞篇迄可
小安無俾正反是用大諫皆同後詞賦歌曲比視此

謹奉教柔柔篇畢。輓轡韻如苑彼柔柔。其下侯甸將
柔其劉。瘼此下民。柔與劉合句。與民合也。若其卒章
則又異。是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
雖曰匪予。既作爾歌。凡六句似通不韻者。故朱子亦
竟不能合耳。按之則戾與詈合。可與歌合。此又扇對
隨合與輓轡不同。然又與印盛于豆章隔合異矣。考
古字歌字作可。故可亦音歌。主臣

謹奉教烈文篇首章。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
子孫。保之以公。疆合是首一句。用韻者。次章無封靡

詩九

十

于爾邦。惟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以邦與
皇合。崇與功合。又是交股用韻者。此在古合中。又一
變格。主臣

謹奉教烈文篇末章。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惟
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忒前四句。以之助韻。與
我將篇同格。末一句王與忒句中藏韻。與東漢太學
中諸謠同格。主臣

之琦曰太學中謠如因餽獲印周仲進天下賦楷李元禮等

謹奉教載見篇半前比一句。一用韻。印漢栢梁詩格
半後比三句。一用韻。印秦人功德碑格。主臣

謹奉教潛詩比二句。一換合。印六朝詩東飛伯勞歌

謹奉教何彼穠矣與曷不肅雍隔合唐棣之華與王
 姬之車隔合此輓轡合法但華當合敷朱子獨不合
 華車二音初惑之既讀朱子語類有云合韻以頭韻
 為則設如有女同車是頭韻則次句顏如舜華當合
 敷如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是頭韻則華讀本音而以
 王姬之車車字讀尺奢彼以華車本奢音故耳殊不知
 悟古文華無讀譯者爾雅云華芻也江東呼華為芻
 音敷釋文云古讀華為敷故鄭風顏如舜華珮玉瓊
 珩楚辭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可驗也若車

十一

十一

字則古從無讀尺奢者易云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國
 策歌云食無魚出無車淳于禳田辭云洿邪滿車洋
 洋有餘皆從車音故劉熙釋車云古者曰車聲如居
 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日車讀尺奢舍也行者所處若
 居舍也亦以古曰居今始曰尺奢耳若韋昭曰車字
 從漢始有居音此是妄語朱子語類未是也但困學
 紀詩謂朱子集傳並註二音以音敷為先考今本集
 傳並無此主臣

毛詩合韻舊欲通輯之入韻錄一書今不能之矣曾
 與寫官辨莫往莫來詩多所去反故其語頗晰凡八

九札今略其古存六札但其所引復則不遺之矣予謂來之與思灰之與支也灰以韻之轉而從支以灰之韻絕皆支音也此不必讀來爲犁耳然古有易來爲犁文者此不可通矣

之琦曰此節非札文記九者文也與首一節同灰韻絕爲支音猶曲韻皆來收韻爲來字之說

謹奉教集傳凡來字俱合犁字或間有不合則以來本入灰韻故遇他有灰韻者則祇從來字本音不合故終風且霾第音霾爲埋不合且不合惠然肯來來字此皆以來本灰韻無俟轉合耳走則謂來字本音祇有犁音無所謂合也直讀犁矣縱遇他字入灰

詩凡

十二

韻如霾字者亦直轉合從犁音其以來爲灰韻者則後起之謬耳左傳了思子思葉甲復來吳鼓吹曲啟皇基垂將來穆天子傳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直讀犁語此詩矣王臣

謹奉教匡衡歌無况詩匡鼎來魏武氣出唱敬神齊

道自來王臣

謹奉教太公六韜云天下無此皆爲利來黃帝巾機

銘云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此人將來樂府

黃淡思歌歸歸黃淡思逐郎還去來此四字五字詩

句俱爾且有六七字至長句如楚詞九歌云望夫君

分末來吹參差分誰思柏梁詩云日月星辰昭四
驂駕駟馬從梁來麗士元於忽操東王良之手分後
車載之前行險旣以覆今後逐逐其猶來此何也主
臣
謹奉教來字詎翅讀犁卽有竟從犁文者商國萊侯
卽犁侯矣伏義扶來歌作扶犁歌此詎用韻也北山
有萊謂釐蔓花也故北山有萊亦與邦家之基合若
書帝告釐沃本帝嚳來沃詎合耳且劉向封事引詩
貽我來牟作貽我釐牟此雖是詩字然非因底合又
昭然者主臣

二詩札

十三

謹奉教春秋公會鄭伯于時來公羊傳作祁黎卽後
滎陽縣之釐城也吳人伐州來春秋州來卽鍾離爲
楚州犁采後更名鍾離耳然則來卽犁又卽釐又
卽黎又卽離矣主臣

謹奉教大射狸首註云狸之言不來也射諸侯不來

朝者故徐廣封禪書註云狸一名不來而方音又云

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練關西謂之狸則來故爲狸

卽不來亦且爲狸矣又公羊傳云觀魚于棠登來之

也登來猶俗言得利也春秋楚滅賴穀梁作滅厲漢

書無俚作無賴凡以利爲來以俚爲賴則卽來音之

轉猶尚有然者豈足本音故知來定無他音

徐微之曰往讀辭大不理于日通波解作不非若非通音必曰何不解作順字矣始知音學之有裨

于經乃爾

謹奉教晉摯虞謂詩有九字如洞酌彼行舟把彼注
茲等顏延之非之謂詩體本無九字有則鶯度闕
不合金石矣此是耳今更謂有十一字詩如不稼不
穡胡取禾三百廛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貍以穡
獵不韻而屢貍韻以是爲十字十一字則七言詩比
間句取韻也亦應稱十四字詩矣詩凡有可斷與其

二詩凡

十四

中無韻亦別是一句如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
女寤寐求之雖菜女無韻不律稱爲七字也有謂小
招云涉江採菱登陽阿些美人旣醉朱顏酡些是齊
梁七言之始則又寧云始于詩耳主臣
謹奉教詩固以助上取韻然亦有否者如周頌我將
之類是也我將詩以三之字合此卽韋玄成詩赫赫
顯爵自我隊之微微附庸自我招之始人但不覺
耳若他有偶取合一助如是寃是圖真其然乎等則
從來詩句中多有然者主臣

謹奉教或曰遵閔旣多受侮不少是轉對之始楊柳

依依雨雪霏霏是開對之始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承合之始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是嫌合之始中臣

謹奉教庶見素冠分章三句合是大風歌之始豈彼小星章四句兩合第五句又合是前溪歌之始于以采蘋章四句軒輊合是烏栖曲之始滕趾騶虞否句不合是董逃上留田之始主臣

謹奉教毛鄭以敬之詩前章六句是羣臣進言後章六句是成王答言一詩兩截下此是倡體但一人可作數詩無可數人作一詩者故朱子以上章爲成王述羣臣之言下章爲自作答言此卽杜工部短歌行

二詩札

十五

贈王司直詩以前五句代王司直言後五句自作答言所始主臣

謹奉教那詩毛傳作一章朱子判作五章然仍曰一章二十二句按魯語閔馬父引自古在昔四句爲韞之亂說詩者謂不宜合作一章但從來詩章判節與樂章判節不同詩本一章而作樂者必分解之故詩可合一而樂則斷無不解之例如樂府東門行本一章而晉樂一章所奏判作四解魏文艷歌何嘗行本七章而晉樂所奏判前一章爲艷後一章爲趨此明著也那詩雖一章然閔馬父以樂章例之則有輯有

亂故朱子既爲判之復爲合之或是肯耳但樂章分
解自爲節次不以韻義爲起絕假如清廟詩比一句
一唱三嘆而成四韻則一句自爲一章而武詩於皇
武王本七句左傳云其卒章曰者定爾功則亦以一
句爲一章者故清廟維清般武諸詩俱通體無韻然
則分解節次原不必拘限韻旨如朱子所分者且其
曰輯成也以樂之既成則輯之以爲亂此猶釋如以
成之成然亦可解作趨如樂府前爲豔後爲趨趨促
也言樂當急促也輯趨促字音之轉耳蓋樂有緩急
當其既急則雖闕雅之大篇而可以爲輯當其尚緩

二詩札

十六

則必以我行其野之短章而始以爲亂此易曉矣故
那詩顧予蒸嘗立語向嘗答肯以爲當是羨辭緣閔
馬父引詩無此二語臆是次詩烈祖篇末兩句錯簡
在此此如魏文臨高臺篇以中有黃鵠語遂取黃鵠
行古辭雜之一例今按之此兩句兩詩並列或如信
南山甫田未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樂府延年萬歲期
陛下壽萬年等當是樂例未可知也信然則此又在
亂之外別是一體猶楚辭湘君湘夫人兩歌其末章
皆有捐予珮兮江中四語可驗也但古樂旣亡不能

確行其說耳主臣

姜武孫曰西河于聲律風有祥會哨陶窳嶺皆能
按押往欲著韻錄樂錄二書而蹉跎顛沛卒無暇
樂如此等皆足徵其
通明聲律之一節

謹奉教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此用兵時也而遽
速拓地何也亦曰用兵正爲拓地計耳守文者不用
兵則國日蹙故立政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跡
方行天下與此詩正同召曼曰昔也曰闢國百里今
也曰蹙國百里故周以啓江漢而興以失汧渭而衰
漢以開緣邊而疆以捐珠犀而弱主臣

07686

二詩批

十七

88870

